

梅子黄时雨——著

最初的爱， 最后的爱

*Love will bring you
back to me.*

梅子黄时雨——著

／
最初的爱，
最后的爱

Love will bring you
back to me
／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初的爱, 最后的爱 / 梅子黄时雨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5.5

ISBN 978-7-5500-1266-0

I. ①最… II. ①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58614 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9 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E-mail bhz@bhzw.com

书 名 最初的爱, 最后的爱
作 者 梅子黄时雨
出 版 人 姚雪雪
出 品 人 李国靖
特约监制 何亚娟 徐玉华
责任编辑 游灵通 程 玥
特约策划 何亚娟
特约编辑 王 瑜 王 婷
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永顺兴望印刷厂
开 本 1/32 880mm × 1230mm
印 张 9.5
字 数 200 千字
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29.80 元
ISBN 978-7-5500-1266-0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5-102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 CONTENTS

001 /	Chapter 01	我们都曾亏欠了爱情
017 /	Chapter 02	金粉世家
043 /	Chapter 03	过日辰
057 /	Chapter 04	做一场给世界看的戏
077 /	Chapter 05	洛城往事
095 /	Chapter 06	shall we talk
107 /	Chapter 07	鬼迷心窍
129 /	Chapter 08	开始懂了
159 /	Chapter 09	迟到的温暖
181 /	Chapter 10	飞起来或沉下去
207 /	Chapter 11	安全感
229 /	Chapter 12	赴前路，看锦年时光

- 235 / 番外一 美丽人生
- 240 / 番外二 戒指
- 242 / 番外三 冷冷内含光
- 244 / 番外四 小宝语录
- 246 / 番外五 谁是谁的替身
- 268 / 番外六 世间最美的童话
- 277 / 番外七 那朵叫作幸福的繁花
- 289 / 番外八 梦一场
-
- 295 / 初 版 作者的话
- 297 / 再 版 作者的话

Chapter 01

我们都曾亏欠了爱情



一句合不来，就错过未来，告别时的心跳那么实在。

如果这是爱，我们都辜负了爱。

——张靓颖《我们都辜负了爱》

◁vol.1▷

没有想过再见到她，毕竟两个人在不同的城市，隔了大半个中国，毕竟两人已经断了四五年的联系。但事实是见面了，那一瞬间，言柏尧竟不由自主地绷紧了全身的肌肉。

他端着酒杯，隐在黑暗处，不着痕迹地打量她。记得以前明明有些婴儿肥的脸，如今却清瘦得有了尖尖的下巴，但那眉还是那眉，那眼还是那眼，那嘴还是那嘴——若不是他与她曾经同居了两年多的时间，曾经在那脸上留下无数或轻或重的吻，他几乎要怀疑这到底是不是她。

还记得那天他与她吵得很凶，几乎要把那小小的公寓给拆了。最后，两人精疲力竭，各占据着一块角落休息。他清楚地记得，没有人愿意挪动脚步去开灯，公寓里唯一的一点光线，是来自外面的街灯，很淡很淡的几束，从厚重的窗帘里微微透进来。只有眼睛适应了黑暗的人才能看得到，感觉得出来，那是光。

她躲在沙发后面，搂着抱枕，沉默着——而他亦然。两人的感情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，开始的甜蜜已经是上辈子的事情了。他几乎记不清这是与她第几次争吵了，小小的事情都可以是导火线。

空气里的气息很压抑却又很安静，静得让他想起一个人生活的时候，是那样的自由自在。好半天，她低微冷静的声音将他从一片死寂的迷茫中拽出来：“我们分手吧！”

他微微吃惊了一下。的确，他曾经想过分手，也提出过分手，两人甚至的确分过手，只是分开过了一个月。在那段时间里，两人都不停地思念彼此。于是，理所当然地，又在一起了。但这次他没有挽留，甚至有点解脱的感觉。

分手后第一天，他就与几个同学去了酒吧区喝酒。以前，无论有什么活动，她都会打电话过来，好似在他身上装了定位跟踪器一样，惹得他十分不耐烦。她其实很会缠人，每天电话不断，可能是有他课程表的关系，每回打电话的时间都刚刚好。

他本来还有点忐忑不安，生怕她中途又打电话过来。还好，这回没有。一连几天，天天在酒吧里混着，身旁尽是性感青春的各色火辣美女。回到家，每每已是天亮时分了。或者打通宵游戏，饿了就叫外卖，总有一种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感觉，要及时行乐，省得他一回头，又被她给管着了。从小到大，真是被管怕了。以前因为爱她，所以纵容她，给她权力让她管着。

但出乎意料的是她竟然没有再来过电话。一个星期没有来，两个星期也没有来，甚至微信、QQ、E-mail也都没有一丁点的联系。他当时还想，她这次也真忍得住。

正好导师有报告和论文的任务下来，他也开始忙起来了，又查资料又做实验的，昏头昏脑，昏天暗地。偶尔生起一点想念她的心情，也很

快被忙碌挤到了一边。到了第三个月，他手头上的论文和报告才算收尾，一切都空下来的时候，他才真正意识到两人已经真的分手了。

或许是因为分手了，他竟会偶然回忆起她的好来。每次他回家，她总煮好了热腾腾的食物等他。无论是中式的饭菜，还是西式的简单牛排、微波食品，总费尽心思地翻新花样。这也是他最佩服她的地方，明明刚开始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，她什么都不会，连煎个荷包蛋也把手给烫着了。

小公寓从前被收拾得整整齐齐，他的衣物都按例摆好，不必让他费心找。男人的公寓，一般岂是一个“乱”字了得！

有一次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，看到橙子，他忍不住拿在手里抛了抛，知道她最喜欢吃了，不只喜欢吃，也爱用来榨汁。拿起纸袋装了满满一袋，兴冲冲地结账后抱着快步回公寓，直到推门而入的刹那，望着一屋子的杂乱，才惊觉她已经跟他分手了。

有一天，他终于忍不住，打了一通电话给她的好朋友——楼绿乔。以前和她约会的时候，曾与楼绿乔稀疏见过几次面，知道她们关系素来不错，而且是在学校唯一要好的女性朋友。楼绿乔愣了半晌，才惊讶地在那头道：“你不知道她已经有新男友了吗？”

楼绿乔讶异讽刺的声音从手机那头缓缓地传过来，他轰然呆立当场，那个瞬间他仿佛是被入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，脸上热辣辣地发烫。他肚子里骤然冒起了一团大火，怪不得这次分手连一通电话也没有，原来八百年前就找好备胎了。

他唯一的反应就是马上起程回国，从此之后再也没想过去打听有关她的任何消息！

如今她挽着一个老头子的手，举止亲密地穿梭于人群之中。那人一看就知道是个暴发户，虽然一身名牌，但和世家子弟与生俱来的优雅从

容一比，马上现了原形，显得十分格格不入。要不是对她的性格有一定了解，他的第一反应会是她傍了个大款。

不过，那人的脸形与她倒有几分相似，他若有所思地定住了目光，忽然反应了过来，此人应该是她父亲。在美国的时候，他曾经看到过她父亲的照片，但由于是在她小时候照的，隔了这么长的时间，无论是衣着打扮，还是容颜都已经改变很多了，跟眼前站着的人，几乎是两个样子了。

父女俩不时停下脚步，与往来的宾客寒暄问候，尤其对此次宴会的主人唐瀚东神色恭敬，看来是有求于人。

他轻啜了一口酒，品味着那干涩中带着的微微香醇。许久后，他方刻意地将身子移出了黑暗，想看看她看见他到底如何反应。分手三个月就另结新欢的人，或许这几年中，她有过数不清的男友，早不记得他是谁了！这念头刚浮起，他的胸口顿时便冒出了一团火，如同当年一样。

此时的唐瀚东已经看到了他，向他招了招手。他微微扯出了一个笑容，举起酒杯，远远地敬了一下。

“失陪一下！”唐瀚东客气而疏远地跟身边的客人打了个招呼，兴冲冲地过来，一拳打在他肩膀上，力道不轻，他皱了一下眉头：“昨晚欲求不满啊，力气这么大？”

唐瀚东也不甘示弱：“休了两个星期假，以为你腿软了，今晚缺席呢！”

他扯着嘴角：“你以为我是你啊！中看不中用！”寥寥数字惹得唐瀚东杀机四起，咬牙切齿：“言柏尧，你想死是不是？！”

言柏尧淡淡微笑，又饮下了一口杯中物，眼光朝她的方向扫了一眼，挑了挑眉毛：“那两个是谁？”唐瀚东转头看了一眼他所指的人物，迅速地回过头来：“是一个地方上的小房地产公司的老板，姓

汪……”看到他的视线怔怔地落在那抹娇小的身影上，遂打趣道：“言柏尧，你该不会是看上他的女儿了吧？”不出所料，的确是她父亲。

唐瀚东凑了近来，刻意地压低声音：“劝你还是不要动这个念头，不要看她长得不错，不过……”

他不动神色地问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唐瀚东神秘兮兮地道：“这女的，当年我在从美国回来的飞机上碰到过，还跟我拿错了包包，幸亏发现得早，还没有离开机场，就约好了在出口大厅换包包。你不知道当时她正大着肚子，居然站在出口处抱着手提包包，哭得稀里哗啦的，那叫一个凄惨！那个大厅所有的人都用那种谴责愤怒的眼神盯着我，以为我始乱终弃，恨不得群起而攻之。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落荒而逃！所以印象深刻得很。”

“说来也巧，今年又碰到了……”

当年机场一事，唐瀚东虽然觉得尴尬，但事隔经年，那女子的面容早已经模糊了。今年在机场候机的时候，见她手里牵着一个小孩子，还把他的行李给撞了。当时他还没有想到是同一个人，但到飞机上，将包搁到行李架上的时候，突然忆起，这人不就是当年的那个大肚婆！一转眼，小孩子已经会走路了。如今又在party上碰到，现在他想忘记也难啊。

大着肚子，并生了孩子。那不就间接印证了他的猜测，她已经身经百战。言柏尧只觉得胸口的那团火呼啦呼啦地往上蹿，有越烧越旺之势，不自觉地捏紧了酒杯，几乎要控制不住自己的手劲了。

她以前与他一起的时候，他还是热血青年，难免有控制不了的时候，她也曾经怀过一次孕。可这个无缘的孩子在两人的某一次剧烈争吵中，默默地离去了。他抱着她上了医院，当时她伏在他怀里，虚弱得像只小猫。医生说她的子宫很脆弱，有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有孩子了。

或许正因为这个，他一直对她很是内疚。若不是当时自己控制不了脾气，跟她吵，她怎会流产？那段时间，她总是把自己一个人无声无息地埋在沙发里，默默地哭泣。他每每心疼不已，将她软软的身子抱在怀里，细细地哄她：“不要哭，好不好！等以后我们结婚了，我一定多加努力。再大不了，我们生个试管婴儿。与众不同。我保证，我们一定会有宝宝的！I promise! Trust me!”

一辈子的誓言，总是在我们最想拥有对方的时候许下的。那个时候的他，是真的这样想的！

如今想来，却是莫名得很。言柏尧深吸了一口气，好一会儿才道：“那又如何？或许人家当时已经结婚了呢？”

唐瀚东斜着眼，慢慢地看了他几眼：“她若是结过婚，她那个父亲会这么热心地将她推销给我们这一群世家子弟啊？当我们都是傻子不成！”

言柏尧微笑，眼底却有些冷：“这么好的事情，怎么没有轮到我头上呢？”

唐瀚东横了他一眼，没啥好气：“拜托，你这一年不是一直待在北边吗？！”嘲笑完他，唐瀚东又凑了上来，皮笑肉不笑地道：“你不会对她真感兴趣吧？我劝你呀，还是不要招惹这种的了，要玩就找那种会玩的。”

言柏尧瞟了唐瀚东一眼，嫌恶地道：“不要把你的恶趣味强加在我身上。”唐瀚东长相斯文俊俏，身家又雄厚，自然有无数风流的本钱。

<vol.2>

整晚周旋在陌生的人群中，汪水茉觉得疲惫异常。她正准备去休息

室补妆，却意外地发现唐瀚东在朝她走来。唐瀚东十分客气而有礼：

“汪小姐，我想介绍个朋友给你认识。”

汪水茉淡淡点头，忽略父亲眼中闪过的赞许，随着唐瀚东的脚步，来到了书房。只见唐瀚东敲了敲门道：“人给你带来了，你自我介绍吧！”

汪水茉轻轻地推开门，里头的灯光不是很亮，只在角落里开了两盏灯，昏黄的光线将整个房间衬得更为空旷。有人叠脚坐在欧式沙发上，身材高大，只是整个人隐在暗处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

好半晌，那人也没有站起来。此人十分无礼！汪水茉微蹙眉头，对着那个人的方向，开口相询：“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吗？”

那人这才动了动，他缓缓地搁下了手中的水晶高脚杯子。从汪水茉的视线，可以看见他修长干净的五根手指。这是一只漂亮得可以媲美钢琴家的手！

空气里头的氧气仿佛被人渐渐抽空了，汪水茉的呼吸开始紧绷。

他终于站了起来。柠檬色的灯光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，他的轮廓终于看得清了……分明是她熟悉的，每一个线条，她都曾经用指尖温柔摩挲。

世间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这个瞬间消失无踪了！汪水茉踉跄地后退了一步，再一步……

他徐徐地走近，在距离一米左右的地方缓缓站定，淡淡地道：

“Hi，好久不见！”

她反射性地别过了头，但很快又转回了头，嘴角挂着一抹灿烂至极的笑容：“是很久了。你好吗？”

这算不算情侣分手多年后的标准问候呢？言柏尧不知道，他只知道她的笑容竟然该死地碍眼，跟她同居那么久，自然知道她什么笑容是真

心，什么样的只是敷衍。眼前的这种笑容，百分百是她的应酬。

书房里有几枝从荷兰空运来的郁金香，正璀璨盛开。他想起，那时她就喜欢买郁金香，放在公寓里的开放式厨房里。一进门，就可以看到那硕大的花朵，仿佛那时的幸福，大片大片的，美丽却又稍纵即逝。

他刚刚坐在沙发上，很仔细很仔细地打量过她。如今的她，一点也不像生过孩子的人，整个人很纤瘦，比记忆中的她要瘦多了。记得以前她老是嚷嚷着自己胖，但他一点也不觉得。他最喜欢的事，便是与她作对。她每次一忌口，他就用各种零食、各种美食诱惑她。

他喜欢看她望着美食纠结的，但最终忍不住大吃特吃的可爱模样。也喜欢她怀抱着零食，窝在他身边与他一起看片子的样子。

现在忆起，那个时光，幸福得奢侈！

◁vol.3▷

远眺，山峦起伏。其实洛海的山都不大高，仿佛因为浸润了太多雨水，秀丽过头，威武不足。但山上郁郁葱葱，一片的清新养目。

言柏尧正在教女伴打高尔夫球，两人时而对视微笑，时而窃窃私语。俊男美女的混搭，教人赏心悦目。

大太阳伞下，唐瀚东搂着身边的温香软玉，伸手接过温香软玉递来的气泡矿泉水，一边喝着一边笑着问在他对面坐着的汪水莱：“汪小姐，怎么不下去玩两局？”

汪水莱浅浅微笑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不会打。”若不是父亲三令五申，汪水莱今天是绝不会来的。早在几天前的宴会上，她已经知道言柏尧与唐瀚东的关系定然不浅。

唐瀚东：“我可以教你啊！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啊！”唐瀚东在肚

子里早已经问候了言柏尧无数遍。他倒好，明明人是他来找来的，此时却跟女伴在旁边打情骂俏，把她扔给了自己。好歹人是他唐瀚东出面约来的，他不招呼，谁去招呼？若是平时他也不介意，但他现在正巴不得抱着身边的温香软玉不放，哪里有那个时间去招呼她啊？

汪水茱：“不用了。我没有什么运动细胞，你们玩得开心！”唐瀚东转头，只见言柏尧体贴地从背后握住女伴的手，然后击打出了一记好球，惹得那婀娜多姿的女伴因为喜悦而笑得如风中的花。

真是嘚瑟啊！太嘚瑟了！唐瀚东没好气地咽下了一大口水，他眯了眼，脑中猛然一闪。不对，大大地不对。言柏尧这小子，今天肯定不对。平日里从没有见过他像今天这么放得开，与女伴如此公然调情。当然平时哥们带上各自女伴的聚会也不少，但到了一定时候、一定程度，都是各自回房间发展的。到目前为止，这家伙从来都是不显山不露水的。

唐瀚东慢吞吞地将视线转了过来，仔细地打量了汪水茱几眼。再怎么看她，也觉得没什么特别出众之处，顶多称得上清丽，只是皮肤特别好，粉嫩得像婴儿似的，吹弹即破。相比之下，肯定比不上自己身边的这位温香软玉。好歹自己身边这位是选美冠军，新出道的新星，貌似清纯，却不乏娇媚，娇媚之中又带点妖冶。

纵观言柏尧这几年的女伴，哪一个不比汪水茱好看几倍？只是看言柏尧的样子，对她有意思也不像。如果有意思，绝不会带第二个女的出场。像他们这群人，玩归玩，但玩得还是有品的。可若对她没有意思，又为何要他出面约她，且让他把电话直接打到汪水茱的父亲那里，迂回包抄，大费周章地请她来？汪水茱仿佛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打量，自得地捧着一本时尚杂志，津津有味地在欣赏。

“瀚东，我们去打球，好不好？人家才刚刚学会了一点耶！”或

许是感觉到男伴有些冷落了自己，唐瀚东身边的温香软玉相当懂得如何主动争取注意力，双手抱着唐瀚东的腰，不停地扭动。相信这样的诱惑很少有人经得住，而唐瀚东也正好是容易“动情”的人。他顺势搂着温香软玉的腰，安抚道：“好，去打球！”难得的假日，当然要适当放纵了。

唐瀚东客气地对汪水茱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汪小姐，失陪一会儿。”

汪水茱这才从杂志中抬头：“祝你们玩得愉快！”

五月的天气，不热也不冷，什么都刚刚好。阳光、清风，还有风景。但汪水茱却没有心思去欣赏。

曾经以为两人或许这辈子都不会再见面了，但与此同时，却又总是不甘心，总是抱着幻想，幻想着无数次两人相遇的场景。如今，是真的遇见了，方知道所有的幻想加在一起也抵不上真正相见那一刻的震撼！那么真实而心痛！

他与她其实早已经是陌生了。两个曾经亲密地同床共枕数年的人，其实分开了，可以比陌生人还陌生的。时间会让一切成为过去！

腹部撕心裂肺地疼！汪水茱从包里取出了止疼药，白白的、小小的几颗，有种安定人心的力量。她和着水，缓缓地咽了下去，浑然不觉自己的小药瓶掉落在凳子下。

言柏尧拖着女伴的手来到了休息桌边上，他点了一下女伴的鼻尖，亲昵相问：“饮料还是水？”如果可以，汪水茱只想把自己埋在书里，那样就可以不听不看。可是不可能，所以她清晰地听见那女伴甜至发腻的声音一字一字传来：“跟你一样。”言柏尧：“Ok, baby！”

五月的微风，携了不知名的花香，蜜一般地流淌过她的鼻尖、发际。汪水茱紧紧地掐着自己的手指，不想泄露自己一丁半点的情绪。那些亲密的日子里，他最喜欢的就是叫她baby了。他比她大三岁，永

远有办法将她吃得死死的。后来她给他所有的爱，都被他当作伤害她的工具。不管他是故意还是无心，这样的称呼，教人不可抑制地回想过去。

那婀娜多姿的女伴带着诱人的幽香在她身边入座：“我也经常看这本杂志。”汪水茉抬了头，对她淡淡一笑。女伴说：“你好，我是王芸。”

汪水茉颌首：“你好，汪水茉。很高兴认识你。”

王芸的眸光落在了杂志上的一个名牌包包上，道：“这是最新款的，样子还不错。不过就是比较难搭配。”汪水茉含笑不语。

言柏尧本闲坐在一旁，自顾自地喝水，听到王芸谈到包包，朝杂志上瞄了一眼，视线却停留在握着杂志的那双手上。白净无瑕的十指纤纤，并无任何的首饰，雨后天空般地清爽干净。

仿佛被日光刺了眼，言柏尧闭了闭眼。数秒后，他睁开眼，对着王芸性感微笑道：“喜欢的话，去订一个！”

王芸一愣，很快地，一个特大号的笑容浮上了娇颜，仿若那桌上盛开的香槟玫瑰，芬芳到极致。她将红唇送了上去，在他脸上吻了一下：“谢谢亲爱的。”言柏尧转过脸，将唇附上，当场来了个法式热吻。

很多年前，在陌生国度的街头，路过一家店的时候，她曾经为橱窗里的衣服停留。他就拖着她进去，她死活不肯。虽然知道他家的条件不错，但她总是不舍得花他的钱。

她与他站在异国的街上，当着来来往往的外国人，面对面对峙：“女朋友才会乱花男友的钱！我是你以后的老婆，所以要帮你省钱！”从此以后，每次她生气，他总是一口一个老婆地哄她，哄得她破涕为笑为止。

到了如今才知道，要一个男人记住一个女人，就是要狠狠地花他的